



一个编书匠的审读思辨

乐 齐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个编书匠的审读思辨

乐 齐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编书匠的审读思辨/乐齐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219-2

I. ①— … II. ①乐…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 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0503 号

责任编辑 陈建宾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7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插页 3

版 次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219-2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平民诗人刘半农

——“劳工神圣”的激情歌者 1

从批判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

——叶圣陶的文学历程 24

叶圣陶的“教育文学” 61

扛鼎力作《倪焕之》 83

俞平伯的文学创作 108

雅文化和名士风

——俞平伯散文的文化意蕴 120

浅谈俞平伯的新诗 134

俞平伯的雷峰塔情结 155

冰心与“母爱文学” 163

冰心早期创作的反封建性 176

冰心的“问题小说” 184

“把头埋到水平线下”

——江浙战争对郭沫若思想转向的影响 188

郭沫若散文管窥 203

郭沫若的音乐文学创作 218

郑振铎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232

王任叔与文学研究会	247
素描徐志摩：情痴诗更痴	261
简评徐志摩的情爱诗	276
谁来为《庐山石工歌》谱曲？ ——一首歌词折射出徐志摩生前身后莫衷一是的褒贬臧否	287
素描瞿秋白：引吭赤潮曲	299
素描鲁迅：中国新文学之父	308
素描郁达夫：中国现代小说一代宗师	322
素描闻一多：诗人·学者·斗士	335
素描朱湘：命运多舛的苦情诗人	356
素描萧红：一代才女的悲情跋涉	379
后记	389

平民诗人刘半农

——“劳工神圣”的激情歌者

从战士到学者

刘半农(1891—1934)，江苏江阴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新诗运动的拓荒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

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相比，刘半农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步入新文学运动之前，已经与旧文学有过十分密切的联系。辛亥革命以后，他在上海先后任《中华时报》编译员和中华书局编辑；以“半侬”为笔名，从事外国文学的译介，并创作发表了《匕首》、《女侦探》、《卖花女侠》、《髯侠复仇记》、《玉簪花》、《催租吏》等文言小说和一些旧体诗词。在当时的鸳鸯蝴蝶派中，是个相当活跃的人物。这段经历，为他以后参加新文学运动，作了准备。

1917年刘半农结识了陈独秀，成为《新青年》阵营中的重要成员。不久，应邀到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大学任教。他同陈独秀、周作人、钱玄同等一起，积极投身于文学革命活动。鲁迅称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①。

① 鲁迅《忆刘半农君》，《且介亭杂文》。

他的《奉答王敬轩先生》，淋漓酣畅地批驳了封建复古主义谬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之文学改良观》及《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对改革散文、小说、诗歌、戏曲的意见，是我国早期新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论著。

刘半农的新诗创作始于1917年。1918年1月《新青年》四卷一号上，首次发表了他的两首新诗《相隔一层纸》和《题小蕙周岁日造象》，以鲜明的社会内容、强烈的阶级意识和清新活泼、饶有情趣的意境，引起人们的注目。此后，他的诗作不断地出现在《新青年》上。周作人在评论五四时期的诗歌时曾说，在《新青年》诗人群，“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就是半农”^①。这话说得很中肯，刘半农的新诗，写得确实很有才气。刘半农1920年赴欧留学，先在英国伦敦大学，次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研治语言学。与此同时，他仍然坚持写诗，他一生的大部分诗作，都是在海外生活期间创作的。1925年回国，次年，将历年所写的诗辑为《扬鞭集》和《瓦釜集》出版。两个诗集共收诗歌一百四十多首，但这远远不是他诗歌作品的全部。

回国以后到1934年去世，刘半农主要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担任过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辅仁大学教务长、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等职务，成为一名学者、教授。由于“渐渐的据了要津”^②，失去了原有的战士的热情和战斗精神。他不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讥讽进步舆论。后来在林语堂主办的《论语》、《人间世》上，分别挂起“桐花芝豆堂”、“双凤凰砖斋”的招牌，“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③，引起了鲁迅先生的不满。

但对后期的刘半农，也不能采取简单的一笔抹杀的态度。应该看到，从《新青年》的一个反封建的勇敢战士，到埋头于学术研

① 周作人《〈扬鞭集〉序》。

②③ 鲁迅《忆刘半农君》，《且介亭杂文》。

究,对某些政治活动抱有抵触、偏见的情绪,这是一种倒退、落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对刘半农来说,还有问题的另一面,这就是他绝不与当时的反动统治同流合污,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态度是鲜明的、严肃的。他的犀利尖锐的笔锋,始终没有离开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

比如,在1926年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中,他充满激愤地写出了声讨段祺瑞执政府血腥屠杀罪行的诗《呜呼三月一十八》: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如乱麻!
养官本是为卫国!
谁知化作豺与蛇!
高标廉价卖中华!
甘拜异种作爹妈!
愿枭其首籍其家!
死者今已矣,
生者肯放他?!

另一个例子是1933年,当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北平的时候,在党的安排下,安葬已经牺牲了整整六年的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刘半农受托,毅然起草了一篇“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的碑文;全文虽然只有寥寥百余字,但从中流泻出来的情谊却是那样的深沉,那样的挚着,那样的恳切,充分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景慕之情。

即使是在他逝世前夕,当祖国处于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他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表示了同仇敌忾的义愤,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提出了严正的批评,充分地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在文学上,即以他的后期诗文而言,也未必尽是“油”的,“烂”

的，其中有些篇章，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为较好的作品。上面提到的《呜呼三月一十八》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璧还某校教授聘书简》一文，用的虽是四六骈文体，但却以特有的泼辣诙谐、嬉笑怒骂的风格，把旧社会“泼老夫”（即教授，英语 Prof 的音译）“饥寒交迫”的窘境，用淡淡几笔，活生生地勾画出来。另一篇《书亡弟天华遗影后》也是用古文写的，记叙了他的二弟、著名的民族音乐家刘天华的一生。写得沉痛、哀恸，极尽低徊悱恻、凄婉缠绵之能事，是一篇难得的好散文；读了之后，使人很容易联想起袁枚的《祭妹文》。像这样一些诗文，不油不烂，并不能因为用的是古诗体或文言文，就冠以“复古”的帽子而轻易地加以否定。

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刘半农的基本思想是民主主义。他热爱祖国、关心人民，这种爱国忧民之情，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呼出了平民的苦难与抗争

五四时期，平民文学是一个风靡一时的口号。在与封建没落的贵族文学的斗争中，这个口号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如果说，平民文学最初是由周作人在理论上提出来的话，那么，用新诗创作来实践这个口号的，首先要推刘半农了。

刘半农是五四时期的平民诗人，他的诗作是平民化的作品。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生活，以社会上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对象，怀着深切的同情唱出人世间的疾苦不平，喊出被蹂躏被侮辱人民的不幸，揭露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黑暗和罪恶，是刘半农平民诗最引人注目的特点。

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一文中，把平民文学说成是“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文学。他所说的平民，是指除封建贵族以外的所有“普通男女”。这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实际上，当时

对平民的理解还仅仅囿于城市知识阶层的圈子。但是刘半农在他的诗里所描摹的“普通男女”，范围却要广泛得多，形象也具体得多。他笔下的平民，就是广大的劳苦大众；他的创作须角，始终触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身上。出现在他诗歌里的，有农民、工人、铁匠、木匠、船夫、渔民，有学徒、士兵、卖菜人、磨豆腐人、人力车夫、娼妓、奶妈、牧羊人，也有贫穷的北京市民、挨饿的幼童、落魄潦倒的知识分子……这些形形色色的形象，构成了一幅五四时期相当广阔的平民现实生活的生动图景。

正如刘半农自己说的那样，他写诗的宗旨是要尽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而没有吟呻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①。试看《扬鞭集》首篇《游香山纪事诗》（十），那个仅仅因为“欠租才五斗”而被公差像狗一样牵着、“鞭打不绝手”的老农，不正是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的缩影么？《相隔一层纸》形象地暴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丑恶现实，诗中的叫化子“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不正是发自“地狱底里”的痛苦呻吟么？《学徒苦》表现了过着非人生活、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为“主翁”奴隶的小学徒的苦难人生。《卖萝卜人》斥责了统治阶级爪牙警察的暴虐骄横、飞扬跋扈，为受欺凌的卖萝卜人鸣不平。1921年7月写于巴黎的《耻辱的门》以一个被逼卖淫的良家妇女的口吻，控诉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堕落。这是诗人在北京、上海、伦敦、巴黎一再看到满街的“公娼和私娼”以后，孕育了一年之久才挥笔成篇的。诗写得沉痛、哀婉，诗末长长的序文记录了诗人对这种吃人的畸形社会相抑压不住的愤慨。长达百余行的叙事诗《拟拟曲（二）》，通过两个人力车夫的对答，生动地展示了人力车夫悲惨的遭遇。从刘半农的作品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饿得索索发抖、倚门盼望爸爸买米归来的孩子（《饿》）；宁

① 刘半农《瓦釜集·代自叙》。

肯“自由的饿死”，也不甘把自己的“脑血”卖给人做“汽车里的燃料”的卖稿文人（《稿子》）；唱着、拍着别人的孩子，只有在睡梦中才拍着自家孩子的奶娘（《奶娘》）；战败归来，妻子亲人俱已失散的士兵（《战败了归来》）；为了科学事业而变卖了所有家产，而到头来归于失败的老化学家（《两个失败的化学家》）……这些感情充沛饱满的诗篇，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被压在生活最底层的“平民”的血泪史，充满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刘半农诗歌创作的精华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刘半农的诗不仅表现了阶级压迫，唱出了平民的灾难与不幸，他的作品还显示了阶级的对立、阶级的反抗，流露出一种“相当浓厚的反抗意识和阶级对立的思想”^①。这是刘半农平民诗的另一个特色。

不论是公差与老农、老爷与叫化子，还是主翁与学徒、警察与卖萝卜人；也不论是嫖客与娼妓，还是军阀官僚与穷人力车夫，这一切都以极其强烈的对比，展现了穷富的悬殊、人世的不平、世态的炎凉，鲜明地勾勒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两个尖锐对立着的营垒。诗人对统治阶级的暴戾残忍无比痛恨，加以无情鞭笞；而对受欺压的平民百姓却满怀同情与怜悯。与同时代的人相比，在表达平民的痛苦与“反抗意识”这一点上，刘半农是很突出的一个。

刘半农笔底下的被压迫的平民，并不都是那么逆来顺受、俯首帖耳的。例如，《瓦釜集》第七歌《女工的歌》，用两个女子一问一答的形式，控诉了纺织工人在经济上受压榨、在人格上受侮辱的黑暗现实，揭露了纱厂“先生”的恶迹。在诗的结尾，女工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

我勿晓得为啥靠仔十只指头要呒饭吃？

^① 谷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中国新诗选》。

为啥来要碗饭吃就要勿要面孔？

诗里发出的“勿晓得”、“为啥”，标志着工人阶级不甘于资本家的欺榨，对自己的命运开始进行思索，萌生了最初的反抗意识。这首诗很容易使人记起与刘半农同时代的诗人康白情的长诗《女工之歌》，此诗通篇以女工的嘴巴，宣扬歌颂资本家的恩惠，歪曲了工人的形象。所以，刘半农读了这首诗，大不以为然，认为它本来还可以写得“有更好的余地”；因为“我们要说谁某的话，就非用谁某的真实的语言与声调不可；不然，终于是我们的话”^①。很显然，这里所指的不仅是一个语言声调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感情的问题。事实上，正如刘半农批评的那样，康白情笔下的女工的思想，完全是康白情本人的思想。刘半农写的女工就不同，他不但使用了符合人物身份地位的“语言与声调”，而且也比较真实地揭示了女工发出“勿晓得”、“为啥”这些问题的精神内涵，再现了她们刚刚产生出来的对“先生”们的不满与对立情绪。

再如：

人比人来比杀人！

人比人来气杀人！

你里财主人家里养鸡养鸭养猪养狗末都还要把白米喂，

我里穷人家里糠也呒不一把末只好卖男卖女卖夫卖妻卖公
卖婆一齐卖干净！

这是《瓦釜集》第十一歌《人比人来比杀人》中的一段。在貌似“滑稽”“噱头”中，寄托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的诅咒与反抗。“比杀人”、“气杀人”，这里面包含着多少激越忿懑的呼喊！

《面包与盐》歌颂了北京城市贫民的生活信念。他们过的是“俩儿子的面，一个铺子的盐，搁上半喇子儿的大葱”这样极其艰

① 刘半农《瓦釜集·代自叙》。

难困苦的日子，但却有着自己做人的人格与尊严：自食其力，不劳动者不得食。“咱们做，咱们吃”，“谁不做，谁甭活”，“咱们不要抢吃人家的，可是人家也不该抢吃咱们的”，“谁要抢，谁该揍！”这些十分口语化的朴实无华的诗句，不正是对那些“抢吃者”——寄生阶级发出的鄙视与示威么？《拟拟曲（一）》中的人力车夫，对自己悲苦的处境发出了这样愤怒的吼声：

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算！
反正咱们有的是一条命！
咱们有脸的丢脸，
咱们有命的拼命，
还不是一样的英雄好汉么？

这些激昂慷慨的诗句，正是在与命运作殊死拼搏的平民大众反抗的呼号；着眼在生活重压下车夫的“拼命”精神，强调了劳动人民与反动军阀势不两立的仇恨心情。在刘半农的诗里，即使被人称为“田园诗”式的《一个小农家的暮》，在叙述了农家淳厚质朴的生活情趣之后，在诗的最后，诗人还不忘加上一段寓意深长的童谣：“地上人多心不平，天上星多月不亮。”

刘半农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虽然远隔重洋，身处异域，没有机会参加这个文学组织的具体活动，但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与作品风格，却与这个文学流派所倡导的“写实”、“为人生”、“血与泪”的文学，完全吻合一致。他在《诗神》一诗中，这样写道：

诗神！
你也许我做个诗人么？
你用什么写你的诗？
用我的血，
用我的泪。
写在什么上面呢？

写在嫣红的花上面，
早已是春残花落了。
写在银光的月上面，
早已是鸟啼月落了。
写在水上面，
水自悠悠的流去了。
写在云上面，
云自悠悠的浮去了。
那么用我的泪，写在我的泪珠上；
用我的血，写在我的血球上。
哦，小子，
诗人之门给你敲开了，
诗人之冢许你长眠了。

正是这样，刘半农的诗不是写在风花雪月上，不是写在浮云流水上；他是蘸着血和泪，写在自己的泪珠上、血球上，也是写在平民百姓的泪珠上、血球上。他写出了平民的现实，平民的人生，平民的血与泪，平民的呐喊与抗争。他是五四时期独一无二的平民诗人。

“劳工神圣”的投影

综观刘半农的平民诗，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鲜明的特点，这就是五四时期“劳工神圣”思潮对他的深刻影响。在“劳工神圣”思潮的推动下，刘半农以衷心赞美的笔调，塑造了一批劳工——体力劳动者的形象；歌颂了劳动人民平凡伟大的劳动，坚韧不拔的创造精神和勤劳淳厚的品格美德。他的这些崇尚劳动、颂赞劳动者的诗，是当时“劳工神圣”思潮在一个进步知识分子身上的投影。

我们知道，五四前后，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传播，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世界上第一个红色工农政权的诞生，给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肩负起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开展,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所有这一切,就使劳工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崇敬劳工就成为社会上普遍的情绪。早在1918年,蔡元培就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劳工神圣》^①,正式提出了“劳工神圣”这一口号。李大钊更为劳工引吭高歌,他在《庶民的胜利》^②一文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说成是“劳工主义的战胜”。他热情洋溢地写道:“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号》,孙中山、蔡元培等十二人题了词;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都写了有关劳工的文章。专号介绍了苏联、日本、欧美等国的劳工运动和劳工组织;并刊登工人生活照片三十三幅和北京、上海、唐山、长沙等地“劳工状况调查”报告十二篇。同年五一,《星期评论》也出了《劳动纪念号》,首页的上半部是一幅世界地图,地图旁一工一农手举锤子镰刀;下部是一首《劳动世界歌》^③:

这个世界是劳动者的世界,大家欢欢喜喜来做工。
吃的饱了,穿的暖了,住的房子用的东西也够了。
哼! 呵! 哼! 呵!
努力造就一个很美丽的世界。

此后,全国各地不少报刊,都纷纷出版有关劳工的论著、通讯、报告和专号、专刊。一时间,劳工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

蔡元培在《劳工神圣》一文中,对“劳工”的含义曾有过这样的

① 见《新青年》五卷五期,1918年11月;《新潮》一卷二期,1919年2月。

② 《新青年》五卷五期。

③ 此歌作者是沈玄庐。

解释：“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动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由此可见，当时所谓的“劳工”，指的不只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农民、手工业者、个体劳动者，甚至于教师、作家、科学家等脑力劳动者。实际上，“劳工”指的就是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广大劳动大众。它是当时所说的“庶民”、“平民”、“民众”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最大多数。

“劳工神圣”的思潮，很快在文学领域内引起反响。周作人的《平民文学》^①便是第一声呼应。当时在日本留学的田汉，也在《少年中国》上连续发表了《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诗人与劳动问题》等好几篇文章，鼓吹要做“平民诗人”，要在诗歌中讴歌劳动：“在人类的存在上，最不可缺的便是劳动，不赞美讴歌这种神圣的劳动的诗人，可不算真正的诗人！！”^②另一个诗人沈玄庐也在《星期评论》上发表《诗与劳动》一文，高度评价劳动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认为“不是劳动者没有诗”。沈雁冰（茅盾）也著文指出：新文学家的责任是“放出平民主义的精神”^③，认为新文学的“三要素”之一，就是“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④。俞平伯则断言：“平民性是诗的主要素质”，“新诗不但是材料须探取平民的生活，民间的传说、故事，并且风格也要是平民的方好”。“我们要做平民的诗，最要紧的是实现平民的生活……喜欢做诗的，必须到民间去学啊！”^⑤叶圣陶说得更为形象具体：“一个耕田的农妇或是

① 《每周评论》第五期，1919年1月。

② 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少年中国》一卷八、九期。

③ 沈雁冰《现在文学家的任务是什么？》，《东方杂志》十七卷一期，1920年1月。

④ 沈雁冰《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小说月报》十一卷一期，1920年1月。

⑤ 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论》，《诗》月刊一卷一期，1922年1月。

一个悲苦的矿工的生活，比一个绅士先生的或者充实得多，因而诗的泉源也比较的丰盈。”^①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文学周报》，也在1922年初，专门就“民众文学”问题展开了讨论，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等人都写了文章。应该看到，文学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探讨，无一不是“劳工神圣”这一思潮的产物。

在“劳工神圣”的影响下，作家们开始认识到旧文学是多么严重地脱离劳动人民，并且力图改变这种状况。虽然由于客观环境和主观认识的制约，当时还不可能真正做到文学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但在这一方面却已经作出了初步的努力与尝试。作家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劳动人民，反映劳动者的人生，歌颂劳工神圣。五四前后掀起的“人力车夫热”，作家们纷纷以人力车夫作题材，创作了大量作品，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证明。在新诗方面，刘大白的《红色的新年》、《劳动节歌》、《八点钟歌》、《五一运动歌》、《每饭不忘》、《成虎不死》等诗，热情歌颂工农革命运动；《卖布谣》、《田主来》、《布谷》、《脱却布裤》等表现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农民、手工业者的苦难生活。沈玄庐除了前面提到的《劳动世界歌》以外，也写了《工人乐》、《十五娘》、《荐头点》、《起劲》等反映劳工生活的诗。蒋光赤在五四以后也写过《十月革命纪念》、《中国劳动歌》等讴歌劳工运动的作品。就连提倡浪漫主义的郭沫若，在他的诗集《女神》中也触及了这一主题。他在《地球，我的母亲！》中，把“田地里的农人”，比喻成“全人类的保姆”，把“炭坑里的工人”，说成是“全人类的 Prometheus(普罗美修士)”。在《西湖纪游》中，他把在雷峰塔下“锄地的老人”当作“我的爹”，要跪在他面前，“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在小说方面，鲁迅的《一件小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人力车夫的高大形象；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则是新文学史早期出现的描写产业工人的短篇小说。而

① 叶圣陶《诗的源泉》，《诗》一卷四期，1922年7月。